

珠海大學邊疆叢書

王興瑞著

海南島之苗人

鄒魯



書叢疆邊室究研疆邊國中學大海珠

種二第類乙

人苗之島南海

著瑞興王

版出學大海珠

海 南 島 之 苗 人

三十 七 年 六 月 初 版

主編者	著作者	出版者	印刷者	定價
珠海大學中國邊疆研究會	王 興 瑞	珠海大學編輯委員會 (廣州東山竹絲崗)	清 華 印 書 館 (廣州惠愛東路毓秀新街)	

有 著 作 權

自序

二十六年春，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及私立嶺南大學西南社會調查所合組海南島黎苗考察團，由中大教授楊成志博士領隊出發，作者忝爲團員之一，繼廣東北江徭山考察（二十五年冬，作者參加中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廣東北江徭山考察團）之後，又得一實地考察西南民族機會，真屬平生快事。而作者以籍隸海南，通曉方言，奉命與嶺大何元燭君勾留黎苗境獨久，觀察較詳，尤爲欣幸！

考察歸來，未久有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全面抗戰以還，華南形勢弛張靡定，考察團報告書的編印計劃，深受影響，遲遲未能實現，至今已過一周年。原來我們考察的目的：一方面是想爲我國學術界開闢一個新園地，提供一點新材料；另一方面則在給我們的政府和社會人士報導邊地民族情況，以爲他們明瞭邊情以至治邊工作進行之助。這兩方面的意義都是非常重大的，學術界和社會人士對我們一定存着懇切的期待。我們的報告書未能早日出版，殊可惋惜！作者以考察時間較長，所得材料較多，特徵得考察團主持人的同意，先把自己的材料整理出來，結果寫成兩部書：一部是海南島黎人調查報告；另一部就是這本薄薄的海南島之苗人。

此次考察，計自二月四日從廣州出發，至六月四日返校，全程剛爲四個月。其間除旅途及臥病耽擱少部分時間外，和土人接觸時間實得兩月有餘。在茲兩個多月中，用於考察黎人者佔四分之三，用於考察苗人者則僅四分之一。原因很簡單：就是黎人是海南島主要的土族，同時海南島也是黎人唯一的根據地，真可說黎人「只此一家，並無分店」，我們把他們做爲主要的考察對象，是有充分理由的。至於考察苗人，則只是附帶工作罷了。時間這麼短促，我們考察的範圍，就只限於保亭縣大歧附近的一部分苗村。本書便是用這麼短短的時間在這麼小小的範圍內考察的成果，內容顯然是未能盡滿人意的，可幸各方面情形都已有一點，讀者不難從這裏看出一個苗人生活的輪廓罷！

苗、黎兩族雜居已數百年，彼此不斷接觸，勢必互相發生影響；同時他們的生活又不同而同地向着漢化的軌道行進：所以今日苗、黎兩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狀態相同相似之點甚多，隨處可見，爲着避免敘述重複，遇有這樣情形時，凡已詳於海南島黎人調查報告中者，這裏概從簡畧，讀者如果不厭求詳，最好把兩書來互相參閱，這是作者一點小小的期望。

本書對學術、對社會如果有些微貢獻的話，那麼這個勞績，並非我個人所有，而是屬於考察團同人的（考察團同人姓名見本書附錄考察日記）。以大家的勞作，由我來執筆寫

成，我個人不能不引爲欣幸，尤不能不感謝他們。最使我感念的是何君元燭，在那他人視爲畏途的蠻地瘴鄉，我們形影不離地住了頗長的時間，我們會同病（真的病）相憐，互助扶持，曾聯床夜語，藉破寂寥。這一段生活在我個人的生命史上，是深深地值得回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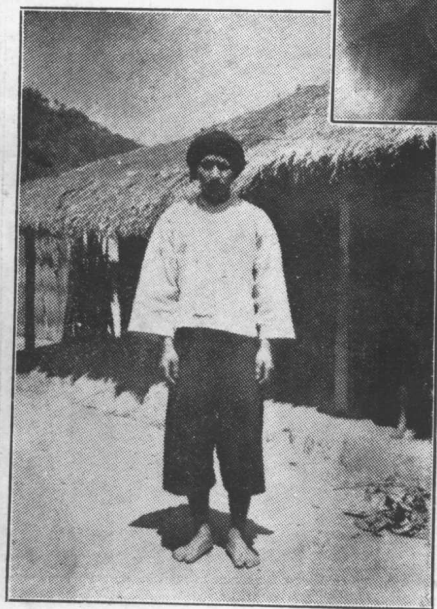
我常常說，民族學（Ethnology）不僅是一種科學，而且是一種實用的學問。我們民族學工作者，不僅要把我們的工作成果貢獻給學術，更要貢獻給我們的民族國家。換句話說，我們希望在解決邊疆問題上盡點貢獻。本書最後一章，便是爲此而寫，其中所指出的，都是些實實在在的問題，對於今後開發海南島所關非常重要，若能引起政府和社會人士的注意，共謀合理解決，作者便感到榮幸了！

二十七年七月廿二日王興瑞自序於廣州中山大學研究院

(上圖) 苗人女子



(下圖) 苗人男子



海南島之苗人 目錄

自序	來源、分佈及人口
第一章	語言
第二章	經濟狀況
第三章	社會組織
第四章	日常生活
第五章	風俗習慣
第六章	宗教迷信及其他
第七章	歌謠傳說
第八章	漢、黎、苗諸族間的相互關係
第九章	考察日記
附錄	
後記	

第一章 來源分佈及人口

世人都知道海南島有黎，而不知有苗，這緣於史籍上關於海南苗人的記載之少，而史籍記載所以特少，又是因爲苗人並非海南土著民族。今日海南的苗，都是近世從外面遷殖來的，然則從什麼地方遷移來的呢？道光瓊州府志卷二〇說：

儋州又有苗黎，凡十村，約九十餘家，男婦不滿千人，所居近馮虛峒，歸該峒黎總兼管。性最恭順，時出調南市貿易，從無滋事，蓋前明時，剿平羅活峒叛黎，建樂安城，調廣西苗兵防守，號爲弩手，後遷於此，卽苗裔也。

民國感恩縣志卷十三亦說：

又有一種苗黎，凡數百家，今加蕃盛散居，縣境有之。性最恭順，從無滋事。蓋前明時，剿平羅活、抱由二峒，建樂安營，調廣西苗兵防守，號爲藥弓手。後營汎廢，子孫散居山谷，仍以苗名，至今猶善用藥弩，辮髮衣履，與民人同，惟婦女黎裝，皆能升木如猿，不供賦役，不耕平土，僅伐嶺爲園，以種山稻（黎人仿之），一年一移，嶺茂復歸，死則火化，或懸樹杪風化。善製毒藥着弩末，射物雖不見血

亦死，兼有邪術，能以符法制伏人禽，最爲生熟黎所畏服。

其他地方，有所謂「狼目」「打手」及「狼士兵」等名稱，想也是指的這些苗人，如王佐平黎記：「……是日分佈將軍，以進取路，以新塲海田頭寨，賊之北門，中堅所在，參將馬澄將中軍，以兩廣漢達軍狼士兵一萬攻中堅。（文載光緒昌化縣志卷九藝文，按本文所記，係孝宗弘治十四年（一五〇一年）平儋州七方峒黎符南蛇亂事）」。

鄭廷鵠平黎疏：「……前日倡亂，不過止強石松諸賊，其勢尙孤，今連昌化感恩之寇，其黨日熾，若進兵，非調狼目，募打手，加集數萬人不可。（文載鄭氏石湖遺集，按鄭氏爲世宗嘉靖（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時人）。

苗黎兩族，無論從那方面觀察，都有很顯著的不同之處，是不能混爲一談的，然瓊州府志及感恩縣志俱用「苗黎」之名，把苗看做黎族的一支，顯然是錯誤的；但苗人從何處移植，以及移植的年代和經過，兩志都說得明白了。據道光瓊州府志，明代黎患，自孝宗以後始烈，如弘治十四年（一五〇一年）儋州七方峒黎符南蛇之亂，武宗正德（起一五〇六年）以後崖州羅活等峒屢叛，政府對於歷次變亂，也屢調大兵痛剿，苗兵當於此時先後被調而來，是苗人之移植海南島，至今也不過五百年左右罷了。其自廣西而來，尙有直接

材料可證，作者茲次入苗山考察，得一林姓家譜，其中有云：

契寫立抄本地宗枝簿，居住耕種，直在廣西福建省司恩府紅里村林明修林明開林明養三兄弟起屋住在東方，向在西南方，吉利。明開兒林得真林得龍林得生林得朝。
□□兒林老張，本命庚申年七月廿一日午時建生；林老張兒林盛源，本命庚午年三月十五日辰時建生。

同時又在一位苗頭的家中得一重要文件，和苗人的源流有關，錄之於下：

天皇准奉 治世之時

高祖歷代盤子孫北京君臣類入會稽山七賢峒分至盤皇子孫前往各州縣地方樂業初平王出帖執付良善山子任往深山之處烏宿之方自望清山活躬養生並無皇稅官不差兵不擾斬山不稅過渡不錢不許百姓神壇社廟煙火不得交通不許農民強押天子爲婚如有強佔者送官究治帖付指揮山子各有界至不耕百姓田塘自有四山八嶺幽壁之處猿猴爲畔百鳥爲隣尋山打獵砍種養生不許百姓生端滋事如有生事者出到州縣朝廷赴官究治給出年皇祖帖付與盤皇子孫良善山子每人一道收照不食皇稅鎮守山場烏鎗弓弩射除野豬馬鹿存心良善搬移經過各州縣巡司隘口稅部即便放行高祖勅帖備錄者通知此示

右具如前

朝廷保舉列開尊職 保舉京朝驗書 保舉尙書吏部 保舉尙書兵部 保舉尙書工部
保舉尙書禮部 保舉尙書刑部 保舉尙書科部 保明盤皇子孫奉爲平皇勅帖任往廣
東廣西福建潮州湖廣湖北各省水路遊行砍種高山安居樂業養生須至帖者萬代爲憑永
遠執照

初平皇五年五月十六日執帖存照

這張「執照」，不知何時怎樣得來，他們至今尙視爲至寶而珍藏之。由末段數語，我們知道海南苗人不單和廣西苗（？）有直接關係，卽和華南各地苗族（？）也是同一源流的。

由上所論，海南苗人係明代自廣西遷來，當已不成問題。可是，海南苗人是否就是廣西的苗人呢？我覺得頗有疑問。因爲我們從語言上考察，海南苗人的語言，和廣西苗人的語言相差頗遠，反之，和傣人的則甚相近，尤其是和凌雲藍靛傣的幾乎完全一致，茲表列於下，以資參證。（附注：下表中海南苗人的語言係作者親自採訪而得，廣西幾種傣人的語言則根據顏復禮商承祖合編廣西凌雲傣人調查報告，廣西苗人的語言則根據劉錫蕃嶺表紀蠻，但劉氏係以國音字母拼音註出，茲爲統一起見，特改用英文拼音，附帶聲明。）

廣西苗	海南苗	廣西藍靛侬	廣西紅頭侬	廣西盤古侬	廣西長髮侬
chũ hwo bei saw jei dũ shen i yõu shu	â i bo bã bã kũr njẽ z dõ sip bũ-jong ngwie blom jet	a i bo bie bia djio nje jet ndu shap bu-djong mo-nom djet	i au be djia biu dũ(朱) thang yu dũ(濁) dũ(住) bi-biau pa. djan. many pa.	nõm i-(nõm) buo bie bia djio sjẽ chet duc ds'ep bu-kot me'-dsing mo-nom dsui	i aõ bu djua bia du sang jo dũ(濁) dũ(住) ge-mang ge-mia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鼻 目 耳 口

手	bu	go-po-be	bu'-du	ba
足	thou	go-dau	dsau-de	do
子	sa	dung	don	dung-djing
女	sā-sār	du-djé	thié	
犬	clō	du-yang	djue	dsja
羊	jon	dung	yung	du-ang
猪	dung	lu-bi	dung	
房	ber		piau	bia
屋	dung	fan	dang	don'-yo
條	vung		wiang	guan
樓	gong-nog	du-wó	ngong	wau
黃	ngong		tha	hlo
日	ngār	nong	njen	hang
牛	en	hu	hop	hu
月	hop	foi	bu'	ba'
吃	fei			
喝				
睡				

假如除了體質之外（關於廣西苗族的體質，似乎只有費孝通先生做過科學的測量，但還未見整理發表），語言是人種分類上比較可靠的標準，那麼，根據上表，我們與其說海南苗是廣西的苗，無甯說是廣西的傣，或者可以更確定的說，就是廣西的藍靛傣。按廣西藍靛傣之所以得名，據說乃由於藍靛爲該地的主要產物之故。藍靛係蓼科植物（*Polypogonum tinctorium*），傣人摘取之以爲染料，廣西凌雲峯人調查報告（頁一三一—一四）記之甚詳。作者此次在大岐昂吉苗村，曾親眼看見苗婦取一種植物來做染料，這種植物是否就是藍靛，可惜當時沒有注意到，不過海南苗婦精於染術，却是萬確的事實，這也未嘗不是一個旁證罷！

假如上面的推測是合事實的話，那麼，海南苗人自廣西何地移殖而來，也可得而推知了。按，藍靛傣在廣西過去和現在的分佈狀況如何，我們尙不甚了了，不過根據廣西凌雲峯人調查報告，凌雲縣今日有藍靛傣則是事實，如果能讓我們暫時推斷凌雲在明以前已有藍靛傣盤踞，那麼我們從而斷定：海南一部分苗人係自廣西凌雲移殖而來，也不會離開事實太遠罷？（按，凌雲在廣西西北部，和貴州西南部及雲南東北部接壤，明代屬泗城土州，其地當時全部爲蠻族所盤踞）其次，由上引海南苗人林姓家譜所云「一直在廣西福建省司恩府紅里村林明修林明開林明養三兄弟起屋住在東方，向在西南方，吉利，」也有一點線

索可尋。按清代廣西有思恩府，明代也叫思恩府，宋元兩代爲思恩州，民國屬南寧道，其地居廣西之北部，和貴州南部接壤，古來爲蠻荒之地，至明孝宗弘治（一四八八——一五〇五年）末始改流。林姓家譜中之司恩府，必爲思恩府之字訛無疑，是海南島苗人另一部分從廣西思恩府移來，當可不成問題，雖然我們在未有史志上的材料和實地的調查報告以前，未能斷定明清以來以至今日思恩府有沒有藍靛傜的存在。關於海南苗自廣西何地移殖而來這一問題，現在我們所能解答的，只有這麼一點了。

至此，我們要問：海南島的苗既然原來是廣西的傜，爲什麼遷到海南後，地方志上都稱爲「苗」呢？甚至他們也自稱爲「苗」呢？作者目前尙尋不出一個合理的解答，也許廣西的苗傜本是一族而異其名？或者今日廣西之傜，卽爲昔時之苗？這已涉及西南民族的整個問題上去，甚至成爲中國民族史上一個重要問題了。

其次，我們談到海南苗人的地理分佈。如感恩縣志所說，「（苗人）不耕平土，僅伐嶺爲園，以種山稻，一年一移，嶺茂復歸」。現在情形還是如此（詳見本書第三章）。像這樣遷徙無常，我們要找到他們固定的地理分佈，是永不能辦到的。舊志上所記苗人分佈，除儋州和感恩縣已見上引外（瓊州府志卷二〇載儋州的苗村其數僅有一，村名叫做打山苗，屬龍頭峒黎總管轄），據瓊州府志（卷二〇），瓊山縣也有苗人村五，屬軍屯外峒